紅樓夢

紅樓夢第八回

賈寶玉奇緣識金鎖　薛寶釵巧合認通靈

話說寶玉和鳳姐回家見過衆人寶玉便回明賈母要秦鍾上家塾之事自己也有個伴讀的朋友正好發憤又着實稱讚秦鍾的人品行事最使人憐愛鳳姐又在一旁幫着說改日秦鍾還來拜老祖宗哩說得賈母喜悅起來鳳姐又趁勢請賈母後日過去看戲賈母雖年高却極有興頭從後日尤氏來請遂携了王夫人林黛玉寶玉等過去看戲至晌午賈母便回來歇息了王夫人本是好清淨的見賈母回來也就回來了然後鳳姐坐了首席盡歡至晚而罷却說寶玉送賈母回來待賈母歇了

中覺竟欲還去看戲又恐擾的秦氏等人不便因想起寶釵近日在家養病未去親候意欲去望他若從上房後角門過去又恐遇見別事纏繞又恐遇他父親更為不安寧可遶遠路而去當下眾嬤嬤丫鬟伺候他換衣服見不換仍出二門去了眾嬤嬤丫鬟只得跟隨出來還只當他去那府中看戲誰知到了穿堂便向東向北遶廳後而去偏頂頭遇見了門下清客相公詹光單聘仁二人走來一見了寶玉便都趕上來笑着一個抱住腰一個携着手都道我的菩薩哥兒我說做了好夢呢好容易遇見了你說着請了安又問好勞叨了半日纔走開老嬤叫住因問你二位爺是往老爺跟前來的不是他二人點頭道老

爺在夢坡齋小書房裡歇中覺呢不妨事的一回說一回走了
說的寶玉也笑了於是轉灣向北奔梨香院來可巧銀庫房的
總領名喚吳新登與倉上的頭目名戴良還有幾個管事的頭
目共七個人從賬房裡出來一見寶玉赶來都一齊垂手站立
獨有一個買辦名喚錢華因他多日未見寶玉忙上來打千兒
請寶玉的安寶玉忙含笑拉他起來衆人都笑說前兒在一處
看見二爺寫的斗方兒字法越發好了多早晚賞我們幾張貼
貼寶玉笑道在那處看見了衆人道好幾處都有都稱讚的了
不得還和我們尋呢寶玉笑道不值什麼你們說給我的小么
兒們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前走衆人待他過去方都各自散了

閒言少述且說寶玉來至梨香院中先入薛姨媽屋中來見薛姨媽打點針黹與丫鬟們呢寶玉忙請了安薛姨媽忙一把拉住了他抱入懷中笑說這麽冷天我的兒難爲你想着來快上炕來坐着罷命人到滾滾的茶來寶玉因問哥哥不在家薛姨媽歎道他是没籠頭的馬天天逛不了那里肯在家一日寶玉道姐姐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兒又想着打發人來瞧他他在裡間不是你去瞧他那裡比這裡暖和你那裡坐着我收拾收拾就進來和你說話兒寶玉聽了忙下炕來至裡間門前只見吊着半舊的紅紬軟簾寶玉掀簾一步進去先就看見寶釵坐在炕上作針線頭上挽着黒漆油光的䯼兒蜜合色

棉襖玫瑰紫二色金銀鼠比肩褂葱黃綾棉裙一色半新不舊看去不覺奢華脣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臉若銀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語人謂裝愚安分隨時自云守拙寶玉一面看一面問姐姐可大愈了寶釵抬頭只見寶玉進來連忙起身含笑答道已經大好了多謝記掛着說着讓他在炕沿上坐了即令鶯兒倒茶來一面又問老太太姨娘安又問別的姊妹們好一面看寶玉頭上戴着纍絲嵌寶紫金冠額上勒着二龍捧珠金抹額身上穿着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繫着五色蝴蝶鸞縧項上掛着長命鎖記名符另外有那一塊落草時啣下來的寶玉寶釵因笑說道成日家說你的這玉究竟未曾細細的賞鑑我今

兒倒要瞧瞧說着便挪近前來寶玉亦湊了上去從項上摘了
下來遞在寶釵手內寶釵托在掌上只見大如雀卵燦若明霞
瑩潤如玉五色酥花紋纏護看官們須知道這就是大荒山中青
埂峯下的那塊頑石幻相後人曾有詩嘲云

女媧煉石已荒唐　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幽靈真境界　幻來新就臭皮囊
好知運敗金無彩　堪歎時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　無非公子與紅妝

那頑石亦曾記下他這幻相並癩僧所鐫的篆文今亦按圖畫
于後但其真体最小方能從胎中小兒口中啣下今若按其體畫

恐字跡過于微細使觀者大廢眼光亦非暢事故按其形式無非略展放些使觀者便于燈下醉中可閱今註明此故方不至以胎中之兒口有多大怎得啣此狠犺蠢大之物爲謗

通靈寶玉正面

通靈寶玉

莫失莫忘

仙壽恆昌

通靈寶玉反面

一除邪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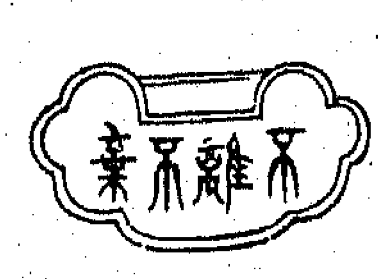
二療冤疾

三知禍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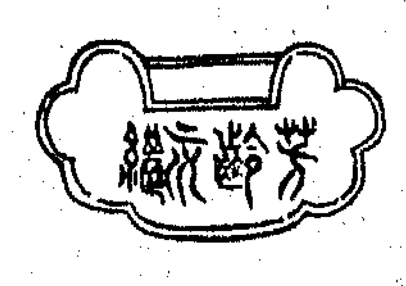
寶釵看畢又從先翻過正面來細看口裏念道莫失莫忘仙壽恒昌念了兩遍乃回頭向鶯兒笑道你不去倒茶也在這裏發獃作甚麼鶯兒嘻嘻的笑道我聽這兩句話到像和姑娘項圈上的兩句話是一對兒寶玉聽了忙笑道原來姐姐那項圈上也有八個字我也賞鑒賞鑒寶釵道你別聽他的話沒有什麼字寶玉央道好姐姐你怎麼瞧我的呢寶釵被他纏不過因說道也是個人給了兩句吉利話兒鏨上了所以天天帶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麼趣兒一面說一面解了排扣從裏面大紅襖上將那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瓔珞掏將出來寶玉忙托着鎖看時果然一面有四個字兩面八個字共成兩句吉讖亦曾按

式畫下形相

金鎖正面



金鎖反面



寶玉看了也念了兩遍又念自己的兩遍因笑問姐姐這八個字倒與我的是一對兒鶯兒笑道是個癩頭和尚送的他說必須鏨在金器上寶釵不待他說完便嗔他不去倒茶一面又問寶玉從那里來寶玉此時與寶釵就近只聞一陣陣香氣不知

是何氣味遂問姐姐熏的是何香我竟從未聞過這味兒寶釵笑道我最怕熏香好好的衣服熏的烟火氣的寶玉道既如此是什麼香寶釵想了一想說是了是我早起吃了冷香丸的香氣寶玉笑道什麼冷香丸這樣好聞好姐姐給我一丸嚐嚐寶釵笑道又混鬧了一個丸藥也是混吃的一語未了忽聽外面人說林姑娘來了話猶未了林黛玉已搖搖擺擺的來了一見寶玉便笑道哎喲我來的不巧了寶玉等忙起身讓坐寶釵因笑道這話怎麼說黛玉道早知他來我就不來了寶釵道我不解這意黛玉笑道要來時一齊來要不來一個也不來今兒他來明兒我來如此間錯開了來豈不天天有人來了也不至太

冷落也不至太熱鬧姐姐如何不解這意思寶玉因見他外面罩着大紅羽緞對衿褂子因問下雪了麼地下婆子們說下了這半日了寶玉道取了我的斗蓬來黛玉便笑道是不是我來了他就該去了寶玉道我何曾說要去不過拿來預備着寶玉的奶母李嬤嬤因說道天又下雪也要看早晚的就在這裡和姐姐妹妹一處頑頑罷姨媽那裡擺茶菓呢我叫丫頭去取了斗蓬來說給小么兒們散了罷寶玉應了李嬤嬤出去命小厮們都散了這裡薛姨媽已擺了幾樣細巧茶菓留他們吃茶寶玉因誇前日在那邊府裡珍大嫂子的好鵝掌鴨信薛姨媽連忙把自己糟的取來與他嚐黛玉笑道這個須就酒方好薛姨

媽便命人灌了上等的酒來李嬤嬤便上來道姨太太酒倒罷了寶玉笑央道媽媽我只吃一杯李媽道不中用當着老太太太太那怕你吃一罈呢想那日我眼錯不見一會不知是那個沒調敎的只圖討你的好給了你一口酒吃葬送得我挨了兩日的罵姨太太不知他性子又可惡吃了酒更弄性有一日老太太高興又儘着他吃什麼日子又不許他吃何苦我白賠在裡面薛姨媽笑道老貨你只管放心吃你的去我也不許他吃多了便是老太太問有我呢一面命小丫頭來讓你奶奶去也吃杯搪搪寒氣那李嬤嬤聽如此說只得且和衆人吃酒去這裡寶玉又說不必燙煖了我只愛吃冷的薛姨媽道這可使不

得吃了冷酒寫字手打顫兒寶釵笑道寶兄弟虧你每日家雜學旁收的難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若熱吃下去發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結在內五臟去煖他豈不受害從此還不改了快不要吃那冷的了寶玉聽這話有情理便放下冷的令人燙來方飲黛玉磕着瓜子兒只管抿着嘴笑可巧黛玉的丫嬛雪雁走來與黛玉送小手爐黛玉因含笑問他說誰叫你送來的難爲他費心那裏就冷死了我雪雁道紫鵑姐姐怕姑娘冷叫我送來的黛玉一面接了抱在懷中笑道也虧你倒聽他的話我平日和你說的全當耳旁風怎麼他說了你就依比聖旨還快些寶玉聽這話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也無回覆之詞只

嘻嘻的笑一陣罷了寶釵素知黛玉是如此慣了的也不去採他薛姨媽因道你素日身子單弱禁不得冷的他們記掛着你倒不好黛玉笑道姨媽不知道幸虧是姨媽這裡倘或在別人家豈不要惱的難道看得人家連個手爐也沒有爬爬兒的從家里送個手爐來不說丫頭們太小心還只當我素日是這等輕狂慣了呢薛姨媽道你是個多心的有這樣想我就沒有這些心說話時寶玉已是三杯過去了李嬤嬤又上來攔阻寶玉正在個心甜意洽之時又兼姊妹們說說笑笑的那裡肯不吃只得屈意央告好媽媽我再吃兩杯就不吃了李嬤嬤道你可仔細今兒老爺在家提防着問你的書寶玉聽了此話便心中

大不悅慢慢的放了酒垂了頭黛玉忙說掃了大家的興舅舅若叫你只說姨媽留着呢這個媽媽他吃了酒又拿我們來醒脾了一面悄推寶玉使他賭賭氣一面悄悄的咕嚷說別理那老貨借們只管樂借們的那李媽也素知黛玉的因說道林姐兒你不要助着他了你倒勸他只怕他還聽些林黛玉冷笑道我爲什麼助他我也不犯着勸他你這媽媽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太又給他酒吃如今在姨媽這裡多吃了一口料也不妨事必定姨媽這裡是外人不當在這裡的也未可知李嬷嬷聽了又是急又是笑說道眞眞這林姐兒說出一句話來比刀子還利害我這話算什麼寶釵也忍不住笑着把黛玉腮上一擰說

道真真這個顰丫頭的一張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歡又不是薛姨媽一面又說別怕別怕我的兒來了這裡沒好的你吃別把這點子東西唬的存在心裡倒叫我不安只管放心吃有我呢越發吃了晚飯去便醉了就跟着我睡罷因命再燙些酒來姨媽陪你吃兩杯可就吃飯罷寶玉聽了方又鼓起興來李嬤嬤因吩咐小丫頭你們在這裡小心着我家去換了衣服就來悄悄的回姨太太別由他的性兒多吃了說着便家去了這裡雖還有兩三個婆子都是不關痛癢的見李嬤嬤走了也都悄悄自尋方便去了只剩兩個小丫頭樂得討寶玉的歡喜幸而薛姨媽千哄萬哄只容他吃了幾杯就忙收過了作了酸筍雞皮

湯寶玉痛喝了几碗又吃了半碗多碧粳粥一時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飯又釅釅的吃了几碗茶薛姨媽方放了心雪雁等三四人也吃了飯進來伺候黛玉因問寶玉道你走不走寶玉乜斜倦眼道你要走我和你一同走黛玉聽說遂起身道咱們來了這一日也該回去了說着二人便告辭小丫頭忙捧過斗笠來寶玉便把頭略低一低吩咐他戴上那丫頭便將這大紅猩毡斗笠一抖纔往寶玉頭上一合寶玉便說罷了罷了好蠢東西你也輕些兒難道没見別人戴過讓我自已戴罷黛玉站在炕沿上道過來我瞧你戴罷寶玉忙近前來黛玉用手輕輕籠住束髮冠兒將笠沿掖在抹額之上將那一顆核桃大的絳絨簪

纔扶起頭巍巍露于笠外整理已畢端像了一會說道好了披上斗篷罷寶玉聽了方接了斗篷披上薛姨媽忙道跟你們的媽媽都還沒來呢且略等等寶玉道我們倒去等他們有丫頭們跟着也彀了薛姨媽不放心吩咐兩個婦女跟着送了他兄妹們去他二人道了擾一徑回至賈母房中賈母尚未用晚飯知是薛姨媽處來更加歡喜因見寶玉吃了酒遂命他自回房中歇着不許再出來了因命人好生看待着忽想起跟寶玉的人來遂問眾人李奶子怎麼不見眾人不敢直說他家去了只說纔進來的想有事又出去了寶玉踉蹌回顧道他比老太太還受用呢問他作什麼沒有他只怕我還多活兩日一面說一

面來至自己卧室只見筆墨在案晴雯先接出來笑道好好叫
我研了墨早起高興只寫了三個字丟下筆就走了哄我等了
這一天快來給我寫完了這些墨纔罷寶玉方纔想起早起的
事來因笑道我寫的那三個字在那里呢晴雯笑道這個人可
醉了你頭裡過那府裡去囑咐我貼在門斗兒上的我生怕別
人貼壞了親自爬高上梯貼了半日這會兒還凍得手僵呢寶
玉笑道我忘了你手冷我替你握著便伸手攜著晴雯的手同
看門斗上新寫的三個字一時黛玉來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
別撒謊你看這三個字那一個好黛玉仰頭看見是絳芸軒三
字笑道個個都好怎麼寫得這樣好法明兒也替我寫個匾寶

玉笑道又哄我呢說着又問襲人姐姐呢晴雯向裡間炕上努
嘴寶玉看時只見襲人和衣睡着寶玉笑道好太睡早了些又
問晴雯道今兒我那邊吃早飯有一碟兒豆腐皮的包子我想
着你愛吃和珍大嫂子說了只說我留着晚上吃叫人送過來
的你可曾見麼晴雯道快別提了一送來我便知道是我的偏
纔吃了飯就擱在那裡後來李奶奶來了看見說寶玉未必吃
了拿去給我孫子吃罷就叫人送了家去了正說着茜雪捧上
茶來寶玉還讓林妹妹吃茶衆人笑道林姑娘早走了還讓呢
寶玉吃了半盞茶忽又想起早晨的茶來因問茜雪道早起斟
了一碗楓露茶我說過那茶是三四次後出色的這會子怎麼

又斟上這個茶來茜雪道我原是留着的那會子李奶奶來了吃了去寶玉聽了將手中杯子順手往地下一擲豁瑯一聲打個粉碎潑了茜雪一裙子又跳起來問着茜雪道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奶奶你們這樣孝敬他不過是我小時候吃過他幾日奶罷了如今慣的比祖宗還大攆了出去大家干淨說着立刻便要去回賈母攆他乳母原來襲人寔未睡着不過是故意妝睡引寶玉來慪他頑耍先聞得說字問包子等也還可以不必起來後來摔了茶鍾動了氣遂連忙起來解釋勸阻早有賈母遣人來問是怎麼了襲人忙道我纔倒茶來被雪滑倒了失手砸了鍾子一面又勸寶玉道你立意要攆他也好我們都願意

出去不如趁勢連我們一齊攆了我們也好你也不愁沒有好的來伏侍你寶玉聽了方無言語被襲人等扶至炕上脫了衣裳不知寶玉口內還說些什麽只覺口齒纏綿眉眼愈加餳澁忙伏侍他睡下襲人摘下那通靈寶玉來用手帕包好塞在褥子下次日帶時便冰不着脖子那寶玉到枕就睡着了彼時李嬤嬤等已進來了聽見醉了也就不敢上前只悄悄的打聽睡了方放心散去次日醒來就有人回那邊小蓉大爺帶了秦鍾來拜寶玉忙接出去領了拜見賈母賈母見秦鍾形容標緻舉止溫柔堪陪寶玉讀書心中十分歡喜便留茶留飯又命人帶去見王夫人等衆人因愛秦氏見了秦鍾是這樣人品也都歡

書臨去時都有表禮賈母又與了一個荷包並一個金魁星取文星和合之意又囑咐他道你家住的遠或一時寒熱不便只管住在我這裏只和你寶叔在一處別跟着那不長進的東西們學秦鍾一一的答應回家禀知他父親他父親秦邦業現任營繕郎年近七旬夫人早亡因當年無兒女便向養生堂抱了一個兒子並一個女兒誰知兒子又死了只剩女兒小名喚可兒長大時生得形容裊娜性格風流因素與賈家有些瓜葛故結了親秦邦業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鍾因去歲業師亡故在家温習舊課正要與賈親家商議附往他家塾中去可巧遇見寶玉這個機會又知賈家塾中司塾的乃賈代儒現今之老儒秦

鐘此去可望學業進益從此成名因十分喜悅只是宦囊羞澁那邉都是一雙富貴眼睛少了拿不出來兒子的終身大事說不得東併西湊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兩贄見禮帶了秦鍾到代儒家來拜見然後聽寶玉揀的好日子一同入塾塾中鬧事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回終

紅樓夢第九回

訓劣子李貴承申飭　嗔頑童茗烟閙書房

話說秦業父子專候賈家的人來送上學之信原來寶玉急于要和秦鍾相遇遂擇了後日一定上學打發人送了信至日一早寶玉起來時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收拾停妥坐在床沿上發悶見寶玉來只得伏侍他梳洗寶玉見他悶悶的因問道好姐姐你怎麼又不自在了難道怪我上學去丟的你們冷淸了不成襲人笑道這是那裡的話讀書是極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了一輩子終久怎麼樣呢但只一件只是念書的時節想着書不念的時節想着家總別和他們一處頑閙碰見老爺不是頑

的雖說是奮志要强那工課寧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
身子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時時體諒襲人說一句
寶玉應一句襲人又道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交給小子們去
了學裡冷好歹想着添換比不得家裡有人照顧脚爐手爐也
交出去的了你可逼着他們那一起懶賊你不說他們樂得
不動白凍壞了你寶玉道你放心我出外頭自己都會調停的
你們也可別悶死在這屋裡長和林妹妹一處去頑耍纔好說
着俱已穿戴齊備襲人催他去見賈母賈政王夫人等寶玉又
囑咐了晴雯麝月幾句方出來見賈母賈母也未免有幾句囑
咐的話然後去見王夫人又出來到書房中見賈政偏生這日

政回家早正在書房中與相公清客們閒話忽見寶玉進來請
安回說上學裡去賈政冷笑道你如提果再上學兩個字連我
也羞死了依我的話你竟頑你的去是正經仔細站髒了我這
地靠髒了我這門衆清客 相公們都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如
此今日世兄一去二三年就可顯身成名的了斷不似往年仍
作小兒之態的天也將飯時世兄竟快請罷說便有兩個年老
的攜了寶玉出去賈政因問跟寶玉的是誰只聽見外面答應
了一聲早進來三四個大漢打千兒請安賈政看時認得寶玉
奶姆之子名喚李貴的因向他道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學他到
底念了些什麼書倒念了些流言混語在肚子裡學了些精緻

的淘氣等我閒一閒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長進的算賬嚇的李貴忙雙膝跪下摘了帽子碰頭連連答應是又回說哥兒已念到第三本詩經什麼呦呦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敢撒謊說的滿座鬨然大笑起來賈政也掌不住笑了因說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都是掩耳盜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裡太爺的安就說我說的什麼詩經古文一槩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李貴忙答應是見賈政無話方退出去此時寶玉獨站在院外屏聲靜候待他們出來便同走了李貴等一面撣衣服一面說道哥兒可聽見了不曾先要揭我們的皮呢人家的奴才跟主子賺些好體面我們這些

奴才白陪着挨打受罵的從此也可怜見些纔好寶玉笑道好
哥哥你別委屈我明兒請你李貴道小祖宗誰敢望請只求聽
一兩句話就有了說着又至賈母這邊秦鍾早已來了賈母正
和他說話呢於是二人見過辭了賈母寶玉忽想起來未辭黛
玉又忙至黛玉房中來作辭彼時黛玉在窗下對鏡理粧聽寶
玉說上學去因笑道好這一去可是要蟾宮折桂了我不能送
你了寶玉道好妹妹等我下學再吃晚飯那胭脂膏子也等我
來再製勞叨了半日方抽身去了黛玉忙又叫住問道你怎麼
不去辭辭你寶姐姐來寶玉笑而不答一徑同秦鍾上學去了
原來這義學也離家不遠原係當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

力不能延師者即入此中讀書凡族中爲官者皆有幫助銀兩以爲學中膏火之費舉年高有德之人爲塾師如今秦寶二人來了一一的都互相拜見過讀起書來自此後二人同來同往同起同坐愈加親密兼賈母愛惜也常留下秦鍾一住三五天自己重孫一般看待因見秦鍾家中不甚寬裕又助些衣服等物不上一兩月工夫秦鍾在榮府裏便慣熟了寶玉終是個不能安分守理的人一味的隨心所欲因此發了癖性又向秦鍾悄說偺們兩個人一樣的年紀況又同窗以後不必論叔侄只論兄弟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鍾不敢當寶玉不從只叫他兄弟或叫他的表字鯨卿也只得混着亂叫起來原來這學中雖多

是本族子弟與些親戚家的子姪俗語說的好一龍九種種各別未免人多了就有龍蛇混雜下流人物在內自秦寶二人來了都生的花朵兒一般的模樣又見秦鍾腼腆溫柔未語先紅怯怯羞羞有女兒之風寶玉又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體貼話語纏綿因此二人又這般親厚也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嫌疑之念背地裡你言我語詬誶謠諑佈滿書房內外原來薛蟠自來王夫人處住後便知有一家學學中廣有青年子弟偶動了龍陽之興因此也假說了來上學不過是三日打魚兩日曬網白送些束脩禮物與賈代儒却不曾有一些進益只圖結交些契弟誰想這學內的小學生圖了薛蟠

的銀錢穿吃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記又有兩個多情的小學生亦不知是那一房的親眷亦未考真姓名只因生得娬媚風流滿學中都送了兩個外號一叫香憐一叫玉愛雖係都有竊慕之意將不利于孺子之心只是都懼薛蟠的威勢不敢來沾惹如今秦寶二人一來了見了他兩個亦不免繾綣羨愛亦皆知係薛蟠相知故未敢輕舉妄動香玉二人心中一般的留情與秦寶因此四人心中雖有情意只未發跡每日一入學中四處各坐却八目勾留或設言托意或咏桑寓柳遙以心照却外面自為避人眼目不料偏又有幾個滑賊看出形景來都背後擠眉弄眼或咳嗽揚聲這也非止一日可巧這日代儒有事

事回家只留下一句七言對聯命學生對了明日再來上書將學中之事又命長孫賈瑞管理妙在薛蟠如今不大上學應卯了因此秦鍾趂此和香憐弄眉擠眼二人假出小恭走至後院說話秦鍾先問他家裡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一語未了只聽見背後咳嗽了一聲二人唬的忙回顧時原來是窗友名金榮的香憐本有些性急便羞怒相激問他道你咳嗽什麼難道不許我們說話不成金榮笑道許你們說話難道不許我咳嗽不成我只問你們有話不分明說許你們這樣鬼鬼祟祟的幹什麼故事我可也拿住了還賴什麼先讓我抽個頭兒咱們一聲兒不言語不然大家就翻起來秦香二人就急得飛紅的

臉便問道你拿住什麼了金榮笑道我現拿住了是眞的說着又拍着手笑嚷道貼得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個吃去秦鍾香憐二人又氣又急忙進來向賈瑞前告金榮說金榮無故欺負他兩個原來這賈瑞最是個圖便宜沒行止的人每在學中以公報私勒索子弟們請他後又助着薛蟠圖些銀錢酒肉一任薛蟠橫行覇道他不但不去管約反助紂為虐討好兒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愛東明日愛西近來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丟開一邊就連金榮也是當日的好友自有了香玉二人便見棄了金榮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故賈瑞也無了提携幫襯之人不怨薛蟠得新厭故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

搗了因此賈瑞金榮等一干人也正醋妬他兩個今見秦香二人來告金榮賈瑞心中便不自在起來雖不敢呵叱秦鐘却拿着香憐作法反說他多事着實搶白了幾句香憐反討了沒趣連秦鍾也訕訕的各歸坐位去了金榮越發得了意搖頭咂嘴的口內還說許多閒話玉愛偏又聽了兩個人隔坐咕咕唧唧的角起口來金榮只一口咬定說方纔明明的撞見他兩個在後院裡親嘴摸屁股兩個商議定了一對兒論長道短之言只顧得志亂說却不防還有別人誰知早又觸怒了一個人你道這一個人是誰原來這人名喚賈薔亦係寧府中之正派玄孫父母早亡從小兒跟着賈珍過活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生

得還風流俊俏他兄弟二人最相親厚常共起居寧府中人多口雜那些不得志的奴僕當能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什麽小人詬誶謠諑之辭賈珍想亦風聞得些口聲不好自已也要避些嫌疑如今竟分與房舍命賈薔搬出寧府自巳立門戶過活去了這賈薔外相既美內性又聰敏雖然虛名來上學亦不過虛掩眼目而巳仍是鬪鷄走狗賞花閱柳爲事上有賈珍溺愛下有賈蓉匡助因此族中人誰敢觸逆了他他既和賈蓉最好今見有人欺負秦鍾如何肯依如今自已要挺身出來報不平心中且忖度一番金榮賈瑞一等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我又與薛大叔相好倘或我一出頭他們告訴了老薛我們

豈不傷和氣欲不管如此話言說的大家沒趣如今何不用計
制伏又止息聲口又不傷臉面想畢也推出小恭去走至外面
悄悄把跟寶玉的書童茗烟叫至身邊如此這般調撥他幾句
這茗烟乃是寶玉第一個得用的且又年輕不諳事如今聽賈
薔說金榮如此欺負秦鐘連你的爺寶玉都干連在內不給他
個知道下次越發狂縱了這茗烟無故就要欺壓人的如今得
了這信又有賈薔助着便一頭進來找金榮也不叫金相公了
只說姓金的是什麼東西賈薔遂跺一跺靴子故意整整衣服
看看日影兒說正時候了遂先向賈瑞說有事要早走一步賈
瑞不敢止他只得隨他去了這裡茗烟走進來便一把揪住金

榮問道我們腜屁股不腜管你毛把相干橫豎沒腜你爹就罷了你是好小子出來動一動你茗大爺嚇的滿室中子弟都芒芒的痴望賈瑞忙喝茗烟不得撒野金榮氣黃了臉說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和你主子說便奪手要去抓打寶玉秦鍾剛轉出身來聽得腦後颼的一聲早見一方硯瓦飛來並不知係何人打來却打了賈藍賈菌的座上這賈藍賈菌亦係榮府近派的重孫這賈菌少孤其母疼愛非常書房中與賈藍最好所以二人同座誰知這賈菌年紀雖小志氣最大極是淘氣不怕人的他在位上冷眼看見金榮的朋友暗助金榮飛硯來打茗烟偏打錯了落在自己面前將個磁硯水壺打了粉碎濺

了一書黑水賈菌如何依得便罵好囚攮的們這不都動了手
了麼罵着也便抓起硯磚來要飛賈藍是個省事的忙按住硯
磚極口勸道好兄弟不與偺們相干賈菌如何忍得見按住硯
磚他便兩手抱書篋子來照這邊掄了來終是身小力薄却掄
不到反掄至寶玉秦鍾案上就落下來了只聽嘩啷一响砸在
桌上書本紙片筆硯等物撒了一桌又把寶玉的一碗茶也砸
得碗碎茶流那賈菌即便跳出來要揪打那飛硯的人金榮此
時隨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狹人多那裡經得舞動長
板茗烟早吃了一下亂嚷你們還不來動手寶玉還有幾個小
厮一名掃紅一名鋤藥一名墨雨這三個豈有不淘氣的一齊

亂嚷小婦養的動了兵器了墨雨遂掇起一根門閂掃紅鋤藥手中都是馬鞭子蜂擁而上賈瑞急得攔一回這個勸一回那個誰聽他的話肆行大亂眾頑童也有幫着打太平拳助樂的也有胆小藏過一邊的也有立在桌上拍着手亂笑喝着聲兒叫打的登時鼎沸起來外邊幾個大僕人李貴等聽見裡邊作反起來忙都進來一齊喝住問是何故眾聲不一這一個如此說那一個又如彼說李貴且喝罵了茗烟等四個一頓攆了出去秦鍾的頭早撞在金榮的板上打去一層油皮寶玉正拿褂襟子替他揉兒喝住了眾人便命李貴收書拉馬來我去回太爺去我們被人欺負了不敢說別的守禮來告訴瑞大爺瑞大

爺反派我們的不是聽着人家罵我們還調唆人家打我們茗
烟見人欺負我他豈有不爲我的他們反打夥兒打了茗烟連
秦鍾的頭也打破了還在這裡念書麽李貴勸道哥兒不要性
急太爺既有事囘家去了這會子爲這點子事去聒噪他老人
家訕顯的偺們没禮似的依我的主意那裡的事情那裡了結
何必驚動老人家這都是瑞大爺的不是太爺不在這裡你老
人家就是這學裡的頭腦了衆人看你行事衆人有了不是該
打的打該罰的罰如何等閙到這步田地還不管賈瑞道我吆
喝着都不聽李貴道不怕你老人家惱我素日你老人家倒底
有些不是所以這些兄弟不聽就閙到太爺跟前去連你老人

家也脫不了的還不快作主意撕羅開了罷寶玉道撕羅什麽我必要回去的秦鐘哭道有金榮在這裡我是要回去的了寶玉道這是爲什麽難道別人家來得偺們倒來不得的我必問明白衆人攆了金榮去又問李貴這金榮是那一房的親友李貴想一想道也不用問了若說起那一房親戚更傷了兄弟們和氣茗烟在窗外道他是東衚衕裡璜大奶奶的姪兒那是什麽硬掙仗腰子的也來唬我們璜大奶奶是他姑媽你那姑媽只會打旋磨兒給我們璉二奶奶跪着借當頭我眼裡就看不起他那樣主子奶奶李貴忙喝道偏這小狗養的知道有這些咀嚼寶玉冷笑道我只當是誰的親戚原來是璜嫂子的侄兒我就

去向他說著便要走叫茗烟進來包書茗烟進來包書又得意洋洋的道爺也不用自已去見他等我去他家就說老太太有話問他泥僱上一輛車子拉進去當着老太太問他豈不省事李貴忙喝道你要死仔細回去我好不好先捶了你然後回老爺太太就說寶哥全是你調唆的我這裡好容易勸哄的好了一半你又來生了新法兒你鬧了學堂不說變個法兒壓息了纔是倒遂往火裡奔茗烟方不敢做聲此時賈瑞也生恐鬧不淸自已也不干淨只得委曲著來央告秦鍾又央告寶玉先是他二人不肯後來寶玉說不回去也罷了只叫金榮賠不是便罷金榮先是不肯後來經不得賈瑞也來逼他權賠個不是李貴

等只得好勸金榮說原是你起的端你不這樣怎得了局金榮强不得只得與秦鍾作了揖寶玉還不依定要磕頭賈瑞只要暫息此事又悄悄的勸金榮說俗語云忍得一時忿終身無惱悶不知金榮從也不從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回

紅樓夢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衆又兼賈瑞勒令賠了不是給秦鍾磕了頭賈玉方纔不吵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自巳回到家中越想越氣說秦鍾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着寶玉同他相好就目中無人既是這樣就該行些正經事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鬼祟祟的只當人多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偏撞在我眼裡就是鬧出事來我還怕什麽不成他母親胡氏聽見他咕咕唧唧的說你又要管什麽閒事好容易我望你姑媽說

了你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同他們西府裡璉二奶奶跟前說了你纔得了這個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仗着人家咱們家裡還有力量請得起先生麼況且人家學裡茶飯都是現成的你這二年在那裡念書家裡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來的你又愛穿件鮮明衣服再者因你在那裡念書你就認得什麼薛大爺了那薛大爺一年也幫了咱們七八十兩銀子你如今要鬧出了這個學房若再要找這樣一個地方我告訴你說罷比登天的還難呢你給我老老實實的頑一會子睡你的覺去好多着的呢于是金榮忍氣吞聲不多一時也自睡覺了次日仍就上學去了不在話下且說他姑娘原來給的是賈家玉字輩的嫡派名

與賈璜但其族人那裡皆能像寧榮二府的富勢原不用細說這賈璜夫妻守着些小小的產業又時常到寧榮二府裡去請安又會奉承鳳姐兒并尤氏所以鳳姐兒尤氏也時常資助資助他方能如此度日今日正遇天氣晴明又值家中無事遂帶了一個婆子坐上車來家裡走走瞧瞧寡嫂並姪兒閑說之間金榮的母親偏提起昨日賈家學房裡的事從頭至尾一五一十都向他小姑子說了這璜大奶奶不聽則已聽了怒從心上起説道這秦鍾小子是賈門的親戚難道榮兒不是賈門的親戚人多別要勢利了況且多做的是什麼有臉的事就是寶玉也不犯向着他到這個田地等我去到東府瞧瞧我們珍大奶

奶再和秦鍾的姐姐說說叫他評評這個理這金榮的母親聽
了急的了不得忙說這都是我的快嘴告訴了姑奶奶求姑奶
奶快別去說罷別管他們誰是誰非倘或鬧出來怎麽在這裡
站得住若站不住家裡不但不能請先生反在他身上添出許
多嚼用來呢璜大奶奶說道那裡管得許多你等我說了看是
怎麽樣也不容他嫂子勸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車坐了望寧府
裡來到了寧府進了東角門下了車進去見了賈珍的妻子尤
氏未敢氣高殷殷勤勤叙過了寒溫說了些閒話方問道今日
怎麽沒見蓉大奶奶尤氏說他這些日子不知怎麽着經期有兩
個多月沒有來叫大夫瞧了又說並不是喜那兩日到下半日

就懶怠動了話也懶怠說眼神發眩我叫他你且不必拘禮早
晚不必照例上來你竟養養罷就是有親戚來還有我呢就有
長輩怪你等我替你告訴連蓉哥我都囑咐了我說你不許累
掯他不許招他生氣叫他好生靜養養就好了他要想什麼
吃只管到我這裡來取倘或他有個好歹你再要娶這一個媳
婦兒這麼個模樣兒這麼個性情兒只怕打着燈籠兒也沒處
去找呢他這爲人行事那個親戚那個長輩不喜歡他所以我
這兩日好不心煩偏生今兒早起他兄弟來瞧他誰知他那小
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見他姐姐身上不好這些事也不當告訴
他就受了萬分委曲也不該向着他說誰知昨日學房裡打架

不知是那裡附學的學生倒欺負了他裡頭還有些不乾不淨的話都告訴了他姐姐嬸子你是知道的那媳婦雖則見了人有說有笑的他可心細心又多不拘聽見什麼話兒多要忖量個三日五夜纔罷這病就是從這用心太過上得來的今兒聽見有人欺負了他的兄弟又是惱又是氣惱的是那狐朋狗友搬是弄非調三惑四氣的是為他兄弟不學好不上心讀書以致如此學裡吵鬧他為了這事索性連早飯還沒吃我纔倒他那邊安慰了他一會又勸解了他的兄弟幾句我叫他兄弟到那邊府裡找寶玉兒去了我又瞧着他吃了半盞燕窩湯我纔過來的嬸子你說我心焦不心焦況且今又沒個好大夫我想

到他這病上我心裡如同針扎一般你們知道有什麼好大夫沒有金氏聽了這一番話把方纔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團要向秦氏理論的盛氣早嚇的丟在爪窪國去了聽見尤氏問他好大夫的話連忙答道我們也沒聽見人說什麼好大夫如今聽起大奶奶這個病來定不得還是喜呢嫂子倒別教人混治倘若治錯了可了不得尤氏道正是呢說話之間賈珍從外進來見了金氏便問尤氏道這不是璜大奶奶麼金氏向前給賈珍請了安賈珍向尤氏說讓這大妹妹吃了飯去賈珍說着話便向那屋裡去了金氏此來原要向秦氏說秦鍾欺負他兄弟的事聽見秦氏有病連提也不敢提了況且賈珍尤氏又待的甚

好因轉怒爲喜的又說了一會子閒話方家去了金氏去後賈珍方過來坐下問尤氏道今日他來有什麼說的尤氏答道倒沒說什麼一進來臉上倒像有些着惱的氣色似的及至說了半天話又提起媳婦的病他到漸漸的氣色平靜了你又叫留他吃飯他聽見媳婦這樣的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着又說幾句閒話就去了倒沒有求什麼事如今且說媳婦這病你那裏尋一個好大夫給他瞧瞧要緊可別躭悞了現今偺們家走的這羣大夫那裏要得一個個都是聽着人的口氣兒人怎麼說他也添幾句文話兒說一遍可到殷勤的狠三四個人一日輪流着倒有四五遍來看脈大家商量着立個方兒吃了也不見

效倒弄得一日三五次換衣服坐起來見大夫其實于病人無益賈珍說可是這孩子也糊塗何必又脫脫換換的倘或又着了凉更添一層病還了得任憑什麼好衣裳又值什麼呢孩子的身体要緊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不值什麼我正要告訴你方纔馮紫英來看我他見我有些抑鬱之色問我是怎麼了我告訴他媳婦身子大不爽快因爲不得個好太醫斷不透是喜是病又不知有妨碍無妨碍所以我心裡實在着急馮紫英因說他有一個幼時從學的先生姓張名友士學問最淵博更兼醫理極精且能斷人的生死今年是上京給他兒子捐官現在他家住着呢這樣看來或者媳婦的病該在他手裡除災也

未可定我已叫人拿我的名帖去請了今日天晚或未必來明日想一定來的且馮紫英又回家親替我求他務必請他來瞧的等待張先生來瞧了再說罷尤氏聽說心中甚喜因說後日又是太爺的壽日到底怎麼辦法賈珍說道我方纔到了太爺那裡去請安兼請太爺來家受一受一家子的禮太爺因說道我是淸淨慣了的我不願意往你們那是非場中去你們必定說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受些衆人的頭你莫如把我從前注的陰騭文給我好好的叫人寫出來刻了比叫我無故受衆人的頭還强百倍呢倘或明日後日這兩天一家子要來你就在家裡好好的欵待他們就是了也不必給我送什麼東西來連

你後日也不必來你要心中不安你今日就給我磕了頭去倘或後日你又跟許多人來鬧我我必和你不依如此說了後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月叫來陞來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尤氏因叫了賈蓉來吩咐來陞照例預備兩日的筵席要豐豐富富的你再親自到西府裡請老太太大太太二太太和你璉二嬸子來逛逛你父親今日又聽見一個好大夫已打發人請去了想明日必來你可將他這些日子的病症細細的告訴他賈蓉一一答應着出去了正遇着方纔到馮紫英家去請那先生的小子回來了因回道奴才方纔到了馮大爺家拿了老爺名帖請那先生去那先生說道方纔這裡大爺也向我說了但是

今日拜上一天的客纔回到家此時精神實在不能支持就是
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脉須得調息一夜明日務必到府他又說
醫學淺薄本不敢當此重荐因馮大爺和府上既已如此說了
又不得不去你先代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的名帖着實不
敢當仍叫奴才拿回來了哥兒替奴才回一聲兒賈蓉復轉身
進去回了賈珍和尤氏的話方出來叫了來陞吩咐預備兩日
的筵席的話來陞聽畢自去照例料理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午
間門上人回道請的那張先生來了賈珍遂延入大廳坐下茶
畢方開言道昨承馮大爺示知老先生人品學問又兼深通
醫學小弟不勝欽敬張先生道晚生粗鄙下士知識淺陋昨因

馮大爺示知大人家第謙恭下士又承呼喚敢不奉命但毫無
實學倍增汗顏賈珍道先生不必過謙就請先生進去看看兒
婦仰仗高明以釋下懷于是賈蓉同了進去到了內室見了秦
氏向賈蓉說道這就是尊夫人了賈蓉道正是請先生坐下讓
我把賤內的病症說一說再看脈何如那先生道依小弟意下
竟先看脈再請教病源爲是我初造尊府本也不知道什麽但
我們馮大爺務必叫小弟過來看看小弟所以不得不來如今
看了脈息看小弟說得是不是再將這些日子的病勢講一講
大家斟酌一個方兒可用不可用那時大爺再定奪就是了賈
蓉道先生實在高明如今恨相見之晚就請先生看一看脈息

可治不可治得以使家父母放心于是家下媳婦們捧過大迎枕來一面給秦氏拏着一面拉着袖口露出手腕來這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脉上調息了至數凝神細診了半刻工夫換過左手亦復如是診畢了說道我們外邊坐罷賈蓉于是同先生到外邊屋裡炕上坐了一個婆子端了茶來賈蓉道先生請茶茶畢問道先生看這脉息還治得治不得先生道看得尊夫人脉息左寸沉數左關沉伏右寸細而無力右關虛而無神其左寸沉數者乃心氣虛而生火左關沉伏者乃肝家氣滯血虧右寸細而無力者乃 肺經氣分太虛右關虛而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剋制心氣虛而生火者應現今經期不調夜間不寐肝家

血虧氣滯者應脇下痛脹月信過期心中發熱肺經氣分太虛者頭目不時眩暈寅卯間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剋制者必定不思飲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軟據我看這脉當有這些症候纔對或以這個的爲喜脉則小弟不敢聞命矣旁邊一個貼身伏侍脉婆子道何嘗不是這樣呢真正先生說得如神倒不用我們說的了如今我們家裡現有好幾位太醫老爺瞧着呢都不能說得這樣真切有的說道是喜有的說道是病這位說不相干這位又說怕冬至前後總沒有個真着話兒求老爺明白指示指示那先生說大奶奶這個症候可是衆位耽擱了要任初次行經的時候就用藥治起只怕此時已全愈了如

今既是把病耽悞到這地位也是應有此灾依我看起來病到尚有三分治得吃了我這藥看若是夜間睡的着覺那時又添了二分拿手了據我看這脉息大奶奶是個心性高强聰明不過的人但聰明太過則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則思慮太過此病是憂慮傷脾肝木忒旺經血所以不能按時而至大奶奶從前行經的日子問一問斷不是常縮必是常長的是不是這婆子答道可不是從沒有縮過或是長兩日三日以至十日不等都長過的先生聽道是了這就是病源了從前若能以養心調氣之藥服之何至於此這如今明顯出一個水虧火旺的症候來待我用藥看于是寫了方子遞與賈蓉上寫的是

益氣養榮補脾和肝湯

人參　白朮　雲苓　熟地

歸身　白芍　川芎　黃芪

香附米　醋柴胡　懷山藥　真阿膠

延胡索　炙甘草

引用建蓮子七粒去心大棗二枚

賈蓉看了說高明的很還要請教先生這病與性命終久有妨無妨先生笑道大爺是最高明的人人病到這個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了吃了這藥也要看醫緣了依小弟看來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總是過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賈蓉也是個聰

明人也不往下細問了于是賈蓉送了先生去了方將這藥方子並脉案都給賈珍看了說的話也都回了賈珍並尤氏了尤氏向賈珍道從來大夫不像他說的痛快想必用藥不錯的賈珍道人原來不是混飯吃的久慣行醫的人因為馮紫英我們相好他好容易求了他來的既有了這個人媳婦的病或者就能好了他那方子上有人參就用前日買的那一觔好的罷賈蓉聽說畢話方出來叫人打藥去煎給秦氏吃不知秦氏服了此藥病勢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回終

紅樓夢第十一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話說是日賈敬的壽辰賈珍先將上等可吃的東西稀奇的菓品裝了十六大捧盒着賈蓉帶領家下人送與賈敬去向賈蓉說道你留神看太爺喜歡不喜歡你就行了禮起來說父親遵太爺的話不敢前來在家裡率領合家都朝上行了禮了賈蓉聽罷即率領家人去了這裡漸漸的就有人來先是賈璉賈薔來看了各處的座位并問有什麽頑意兒没有家人答道我們爺原計本來請太爺今日來家所以並不敢預備頑意兒前日聽見太爺不來了現叫奴才們找了一班小戲兒並一檔子打

十番的都在園子裡戲臺上預備著呢次後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寶玉都來了賈珍並尤氏接了進去尤氏的母親已先在這裡大家見過了彼此讓了坐賈珍尤氏二人遞了茶因笑道老太太原是個老祖宗我父親又是姪兒這樣年紀日子原不敢請他老人家來但是這時候天氣又凉爽滿園的菊花盛開請老祖宗過來散散悶看看衆兒孫熱熱鬧鬧的是這個意思誰知老祖宗又不賞臉鳳姐兒未等王夫人開口先說道老太太昨日還說要來呢因為晚上看見寶兄弟吃桃兒他老人家又嘴饞了吃了有大半個五更天時候就一連起來了兩次今日早晨略覺身子倦些因叫我回太爺今日斷不能來了說有

好吃的要幾樣還要狠爛的呢賈珍聽了笑道我說老祖宗是愛熱鬧的今日不來必定有個緣故這就是了王夫人說前日聽見你大妹妹說蓉哥媳婦身上有些不大好到底是怎麽樣尤氏道他這個病得的也奇上月中秋還跟着老太太太太頑了半夜回家來好好的到了二十日已後一日比一日覺懶了又懶得吃東西這將近有半個多月經期又有兩個月沒來邢夫人接着說道莫是喜罷正說着外頭人回道大老爺二老爺並一家的爺們都來了在廳上呢賈珍連忙出去了這裏尤氏復說從前大夫也有說是喜的昨日馮紫英荐了他幼時從學過的一個先生醫道狠好瞧了說不是喜是一個大症候昨日

開了方子吃了一劑藥今日頭眩的略好些別的仍不見大效鳳姐兒道我說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今日這樣日子再也不肯不掙扎着上來尤氏道你是初三日在這裡見他的他強扎掙了半天也是因你們娘兒兩個好的上頭還戀戀的捨不得去鳳姐聽了眼圈兒紅了一會子方說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點年紀倘或因這病上有個長短人生在世有甚麼趣兒正說着賈蓉進來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都請了安方回尤氏道方纔我給太爺送吃食去並回說我父親在家伺候老爺們款待一家子的爺們遵太爺的話並不敢來太爺聽了甚歡喜說這纔是叫告訴父親母親好生伺候太爺太太們

叫我好生伺候叔叔嬸子并哥哥們還說那陰騭文叫他們急急刻出來印一萬張散人我將此話都回了我父親了我這會子還得快出去打發太爺們并合家爺們吃飯鳳姐兒說蓉哥兒你且站着你媳婦今日到底是怎麼着賈蓉皺皺眉兒說道不好麼嬸子回來瞧瞧去就知道了于是賈蓉出去了這裡尤氏向邢夫人王夫人道太太們在這裡吃飯還是在園子裡吃去有小戲兒現在園子裡預備着呢王夫人向邢夫人道這裡很好尤氏就吩咐媳婦婆子們快擺飯來門外一齊答應了一聲都各人端各人的去了不多時擺上了飯尤氏讓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上坐了他與鳳姐兒寶玉側席坐了邢夫人

王夫人道我們來原爲給大老爺拜壽這豈不是我們來過生日來了麽鳳姐兒說大老爺原是好養靜的已修煉成了也筭得是神仙了太太們這麽一說就叫做心到神知了一句話說得滿屋裡都笑起來尤氏的母親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都吃了飯漱了口凈了手纔說要往園子裡去賈蓉進來向尤氏道老爺們並各位叔叔哥哥們都吃了飯了大老爺說家裡有事二老爺是不愛聽戲又怕人鬧的慌都去了別的一家子爺們被璉二叔並薔大爺都讓過去聽戲去了方纔南安郡王東平郡王西寧郡王北靜郡王四家王爺並鎭國公牛府等六家中靖侯史府等八家都差人持名帖送壽禮來俱回了我父親

先收在賬房裡禮单都上了檔子了領謝名帖都交給各家的
來人了來人也各照例賞過都讓吃了飯去了母親該請二位
太太老娘嬸子都過園子裡去坐着罷尤氏道也是纔吃完了
飯就要過去了鳳姐兒說我回太太我先瞧瞧蓉哥媳婦去我
再過去罷王夫人道狠是我們都要去瞧瞧倒怕他嫌我們鬧
的慌說我們問他好罷尤氏道好妹妹媳婦聽你的話你去開
導開導他我也放心你就快些過園子裡來寶玉也要跟着鳳
姐兒去瞧秦氏王夫人道你看看就過去罷那是姪兒媳婦呢
于是尤氏請了王夫人邢夫人並他母親都過會芳園去了鳳
姐兒賈玉方和賈蓉到秦氏這邊來進了房門悄悄的走到裡

間房內秦氏見了要站起來鳳姐兒說快別起來看頭暈于是
鳳姐兒緊行了兩步拉住了秦氏的手說道我的奶奶怎麼幾
日不見就瘦的這樣了于是就坐在秦氏坐的褥子上寶玉也
問了好在對面椅子上坐了賈蓉叫快倒茶來嬸子和二叔在
上房還未吃茶呢秦氏拉著鳳姐兒的手強笑道這都是我沒
福這樣人家公公婆婆當自家的女兒似的待嬸娘你姪兒雖
說年輕卻是他敬我我敬他從來沒有紅過臉兒就是一家子
的長輩同輩之中除了嬸子不用說了別人也從無不疼我的
也從無不和我好的如今得了這個病把我那要強的心一分
也沒有了公婆面前未得孝順一天兒就是嬸娘這樣疼我我

就有十分孝順的心如今也不能彀了我自想着未必熬得過年去寶玉正把眼瞅着那海棠春睡圖并那秦太虛寫的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的對聯不覺想起在這裡睡晌覺時夢到太虛幻境的事來正在出神聽得秦氏說了這些話如萬箭攢心那眼淚不覺流下來了鳳姐兒見了心中十分難過但恐病人見了這個樣子反添心酸倒不是來開導他勸解他的意思了說寶玉你忒婆婆媽媽的了他病人不過是這樣說那裡就到這田地况且年紀又不大略病病就好又回向秦氏道你別胡思亂想豈不是自家添病了麽賈蓉道他這病也不用別的只吃得下些飯食就不怕了鳳姐兒道寶兄弟太太

叫你快些過去呢你倒別在這裡只管這麼着倒招得媳婦也
心裡不好過太太那裡又惦着你因向賈蓉說道你先同寶叔
過去我還略坐坐呢賈蓉聽說即同寶玉過會芳園去了這裡
鳳姐兒又勸解了一番又低低說了許多衷腸話兒尤氏打發
人來了兩三遍鳳姐兒纔向秦氏說道你好生養着我再來看
你罷合該你這病要好了所以前日遇着這個好大夫再也是
不怕的了秦氏笑道任憑他是神仙治了病治不了命嬸子我
知道這病不過是挨日子的鳳姐兒說道你只管這麼想這那
裡能好呢總要想開了纔好況且聽得大夫說若是不治怕的
是春天不好偺們若是不能吃人參的人家也難說了你公公

婆婆聽見治得好別說一日二錢人参就是二觔也吃得起好生養着罷我就過園子裡去了秦氏又道嬸子恕我不能跟過去了閒了的時候還求過來瞧瞧我呢偺們娘兒們坐坐多說幾何閒話兒鳳姐兒聽了不覺眼圈兒又紅了說道我得了閒兒必常來看你于是帶着跟來的婆子媳婦們並寧府的媳婦婆子們從裡頭繞進園子的便門來只見

黃花滿地白柳橫坡小橋通若耶之溪曲徑接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滴滴籬落飄香樹頭紅葉翩翩疎林如畫西風乍緊猶聽鶯啼煖日當暄又添蛩語遙望東南建幾處依山之榭近觀西北結三間臨水之軒笙簧盈座別有幽情

羅綺穿林倍添韵致

鳳姐兒正看園中景致一步步行來正讚賞時猛然從假山石後走出一個人來向前對鳳姐說道請嫂子安鳳姐兒猛一驚將身往後一退說道這是瑞大爺不是賈瑞說道嫂子連我也不認得了鳳姐兒道不是不認得猛然一見想不到是大爺在這裡賈瑞道也是合該我與嫂子有緣我方纔偷出了席在這裡清淨地方略散一散不想就遇見嫂子這不是有緣麼一面說着一面拿眼睛不住的覷看鳳姐鳳姐是個聰明人見他這個光景如何不猜八九分呢因向賈瑞假意含笑道怪不得你哥哥常提你說你好今日見了聽你這幾句話兒就知道你是

個聰明和氣的人了這會子我要到太太們那裡去呢不得合
你說話等閒了再會罷賈瑞道我要到嫂子家裡去請安又怕
嫂子年輕不肯輕易見人鳳姐又假笑道一家骨肉說什麼年
輕不年輕的話賈瑞聽了這話心中暗喜因想道再不想今日
得此奇遇那情景越發難看了鳳姐兒說道你快去入席去罷
看他們拿住了罰你的酒賈瑞聽了身上已木了半邊慢慢的
走着一面回過頭來看鳳姐兒故意的把脚放遲了見他去遠
了心裡暗忖道這纔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裡有這樣禽獸
的人他果如此幾時叫他死在我手裡他纔知道我的手段于
是鳳姐兒方移步前來將轉過了一重山坡兒見兩三個婆子

慌慌張張的走來見鳳姐兒笑道我們奶奶見二奶奶不來急的了不得叫奴才們又來請奶奶來了鳳姐兒說你們奶奶就是這樣急脚鬼似的鳳姐兒慢慢的走着問戲文唱了幾齣了那婆子回道唱了八九齣了說話之間已到天香樓後門見寶玉和一羣丫頭小子們那裡頑呢鳳姐兒說寶兄弟別忒淘氣了一個丫頭說道太太們都在樓上坐着呢請奶奶就從這邊上去罷鳳姐兒聽了款步提衣上了樓尤氏已在樓梯口等着尤氏笑道你們娘兒兩個忒好了見了面捨不得來了你明日搬來和他同住罷你坐下我先敬你一鍾于是鳳姐兒至邢夫人王夫人前告坐尤氏拿戲單來讓鳳姐兒點戲鳳姐兒說

太太們在上如何敢點邢夫人王夫人說道我們和親家太太點了好幾齣了你點幾齣好的我們聽鳳姐兒立起身來答應了接過戲單來從頭一看點了一齣還魂一齣談詞遞過戲單來說現在唱的這雙官誥完了再唱這兩齣也就是時候了王夫人道可不是呢也該趁早叫你哥哥嫂子歇歇他們心裡又不靜尤氏說道太太們又不是常來的娘兒們多坐一會子去纔有趣天氣還早呢鳳姐兒立起身來望樓下一看說爺們都往那裡去了傍邊一個婆子道爺們纔到凝曦軒帶了十番那裡吃酒去了鳳姐兒道在這裡不便宜背地裡又不知幹什麼去了尤氏笑道那裡都像你這麼正經人呢于是說說笑笑點

的戲都唱完了方纔撤下酒席擺上飯來吃畢大家纔出園子來到上房坐下吃了茶纔叫預備車向尤氏的母親告了辭尤氏率同衆姬妾並家人媳婦們送出來賈珍率領衆子姪在車傍侍立都等候着見了邢王二夫人說道二位嬸子明日還過來逛逛王夫人道罷了我們今兒整坐了一日也乏了明日也要歇歇于是都上車去了賈瑞猶不住拿眼看着鳳姐兒賈珍進去後李貴纔拉過馬來寶玉騎上隨了王夫人去了這裏賈珍同一家子的弟兄子姪吃過飯方大家散了次日仍是衆族人等鬧了一日不必細說此後鳳姐不時親自來看秦氏秦氏也有幾日好些也有幾日歹些賈珍尤氏賈蓉好不焦心且說

賈瑞到榮府來了幾次偏都值鳳姐兒往寧府去了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節的那幾日賈母王夫人鳳姐兒日日差人去看秦氏回來的人都說這幾日未見添病也未見甚好王夫人向賈母說這個症候遇着這樣節氣不添病就有指望了賈母說可是呢好個孩子若有個長短豈不叫人疼死說着一陣心酸向鳳姐兒說道你們娘兒們好了一場明日大初一過了明日你再看看他去你細細的瞧瞧他的光景倘或好些兒你回來告訴我那孩子素日愛吃什麽你也常叫人送些給他鳳姐兒一一答應了到初二日吃了早飯來到寧府裡看見秦氏光景雖未添甚病但那臉上身上的肉都瘦乾了于是

和秦氏坐了半日說了些閒話又將這病無妨的話開導了一番秦氏道好不好春天就知道了如今現過了冬至又沒怎麼樣或者好的了也未可知嬸子回老太太太太放心罷昨日老太太賞的那棗泥餡的山藥糕我到吃了兩塊倒像剋化的動的是的鳳姐兒道明日再給你送來我到你婆婆那裡瞧瞧就要趕着回去回老太太話去秦氏道嬸子替我請老太太太太的安罷鳳姐兒答應着就出來了到了尤氏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瞧媳婦是怎麼樣鳳姐兒低了半日頭說道這個就沒法兒了你也該將一應的後事給他料理料理沖一沖也好尤氏道我也暗暗的叫人預備了就是那件東西不得好木頭且

慢慢的掰着呢于是鳳姐兒吃了茶說了一會子話兒說道我要快些回去回老太太的話去呢尤氏道你可緩緩的說別嚇着老人家鳳姐兒道我知道於是鳳姐兒就回來了到家中見了賈母說蓉哥媳婦請老太太安給老太太磕頭說他好些了求老祖宗放心罷他再略好些還給老祖宗磕頭請安來呢賈母道你看他是怎麽樣鳳姐兒說暫且無妨精神還好呢賈母聽了沉吟了半日因向鳳姐說你換換衣服歇歇去罷鳳姐兒答應着出來見過了王夫人到了家中平兒將烘的家常衣服給鳳姐兒換了鳳姐兒方坐下問家中沒有什麽事麽平兒方端了茶來遞了過去說道沒有什麽事就是那三百兩銀子的

利銀旺兒媳婦送進來我收了再有瑞大爺使人來打聽奶奶在家沒有他要來請安說話鳳姐兒聽了哼了一聲說道這畜生合該作死看他來了怎麽樣平兒回道這瑞大爺是爲什麽只管來鳳姐兒遂將九月裡在寧府園子裡遇見他的光景他說的話都告訴了平兒平兒說道癩蝦蟆想吃天鵝肉沒人倫的混賬東西起這樣念頭叫他不得好死鳳姐兒道等他來了我自有道理不知賈瑞來時作何光景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一回終